

何宗思

编著

旷达经

增广醒世语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三千佳句，纵贯古今五千年，撮得诗词曲之芳魂；
九篇妙语，横铺天地万里秀，浑成山光水色之奇景。

增广醒世语

旷达经

何宗思 编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责任编辑：吕佩浩

装帧设计：周 迅

责任校对：徐守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旷达经：增广醒世语/何宗思编著. —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7.9

ISBN 7-5078-1484-X

I. 旷… II. 何… III. 个人-修养-通俗读物

IV. B8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11661 号

旷 达 经

增广醒世语

何宗思 编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复兴门外广播电影电视部内 邮编：100866)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印刷厂照排印刷

850×1168 32 开本 6.75 印张 125 千字 插图 20 幅

1997 年 9 月第 1 版 199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5000 册

ISBN 7-5078-1484-X/B·19 定价：12.00 元

吴绪彬

。斯又苦累，”既苦而蜜，積一長生。

言。这一教义，成了全部佛教的出发点。人生“悲苦”说，发展到德国悲观主义哲学家叔本华那儿，则把人生在本质上看成是一个一贯不幸的状况。他认为人生本身就是一场悲剧，只在细节上才有喜剧性质；人生又犹如钟摆，总在痛苦与倦怠之间摇摆。

人生悲苦的观点之所以引发骚人墨客的共鸣，连凡人也常存此念，是因为数十年人生匆匆走过，其间有生、老、病、死的生理痛苦的困扰，有挫折、失败、庸碌等精神痛苦的缠扰，真正体验到快乐与满足的时日并不很多，正如常言道“不如意事常八九”，“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世事茫茫如大海，人生何处无风波”。但人生的航船毕竟有逆也有顺，人世的生活毕竟有苦也有乐。旧时不也有人生“四喜”之说吗？即“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更何况我们生活在物质文明发达的今天，生活的大环境今非昔比。依我看人生从来不像意想中那么好，也不像意想中那么坏。正如西方一哲人所说：“人生是一杯甜蜜的苦酒”，既苦又甜。

古往今来人们对人生的不同看法，对人生苦乐的不同感受，既反映了个体的不同遭际，也映照出个体的不同思想境界和素质上的差异。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的拿破仑断言：“人生如河流，我从不怕逆水行舟。”捷克的革命者伏契克宣称：“应该笑对人生，不管一切

如何!”毕生献身于科学的居里夫人豪迈地说:“我们要把人生变成一个科学的梦,然后再把梦变成现实。”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感慨地说:“人生易逝,惟事业有时得以垂诸永久。”

话说回来,以常人而论,人生的确是苦多于乐。然苦从何来?众说纷纭。基督教的“原罪”说和佛教的“四谛”教义,显然旨在麻醉人。依拙见,人生痛苦不外乎来自于客观、主观和主客观兼而有之三个方面。客观上,小至世路艰难,人生无常,福祸难料,谁又能完全抗拒?大至社会动乱,异国入侵,民族危亡,志士仁人怎能不忧心如焚?因主客观兼有的原因而带来的人生困惑与烦恼,如:个人与环境难以协调,怀才不遇;或因局面复杂,处事不当而铸成大错;或因遭际不一,思想不同,性格不合,形成人际矛盾而又找不到沟通、弥合的办法;或因偶有闪失而带来不平待遇、不公舆论,一时苦无对策,悒郁难排,等等。

但论及人生的忧患、痛苦,无论是哲学家还是宗教家,都认定自我、意志、欲求是人痛苦和烦恼的根源。如叔本华就认为,欲求和挣扎是人的全部本质,而一切欲求的基地却是需要、缺陷,也就是痛苦;所以人从来就是痛苦的。由于他欲求无止,没有满足之时,因此痛苦也就没有尽头。

的确,人生的有限性与无限性相冲突、相激荡产生的生之痛苦,无疑是人类最普遍的精神现象。造成

这种永无宁日的痛苦的内在原因，就在于人是世上唯一知晓他终有一死的生物，对死的发现使人类不能安于暂时性和有限性的生存现状，于是就从生命内部产生追求无限、追求不朽的激情，从而化为物欲、权欲、情欲等。因而苦心疾作，劳神焦虑，精神常常浮荡于患得患失之间，“苦不得者，则大忧以惧”，这就使人类陷入普遍的生存困境。

要摆脱这种精神困境，解除痛苦，宗教和悲观主义的哲学家都强调，惟有从痛苦的根源——“欲”字上寻求途径。叔本华认为，幸福之道不在财富而在智慧，这种生存智慧指引出的途径有二：一曰暂时性的解脱，这可以通过道德的净化、艺术的审美、哲学的沉思、宗教的麻痹，使人得以暂时忘却痛苦；二曰永久性的解脱，这就要压制一切本能，碾灭一切激情，泯灭一切欲求，麻痹一切感觉，宁静一切情绪。其说实际上就是基督教的主张：绝欲。

而佛教的主张是戒欲，儒家的主张是制欲，道家的主张是“无欲”。据云，由此而获得的快乐境界、逍遥方式也就彼此不同：宗教的极乐世界系在死后灵魂升入天堂；儒家的梦想是与天下同乐；道家的逍遥是与“大道”同翔，通过物我相忘，身心皆空而达于精神的“绝对自由”。因而其人生态度也彼此有别：宗教信徒为了来生快乐，而愿今生受苦受难；儒门子弟为了实践“仁义”主张，身处穷阓陋巷亦坦然；道家为

了心合大道，性随自然，多怡情山水林泉。

其实，宗教徒执着于死，此生无快乐；儒家执着于生，其心少快乐；道家执着于心，其身难快乐。似乎唯有禅宗主张“自性清静”、“佛性平等”、“即心即佛”、“顿悟成佛”，故禅僧们无须在古佛青灯下参禅打坐，苦修苦练，而能挥洒自如，超然物外。他们可以不再独居幽室，闭门思过，而能寻幽觅丽，怡情山水，过着在红尘中看破红尘，在名利场中不逐名利，在生死劫中勘破生死的惬意生活。即所谓饥来吃饭，困来即眠，随缘消旧业，任运着衣裳，处处逢归路，头头达故乡——其心似乎无所执着，则无所不逍遥矣！

但哲人解脱的许诺和宗教的拯救术，显然是自慰欺人。正如鲁迅所说：“劝人安贫乐道是古今治国平天下的大经纶。”试想，如果人人都不关心社会痛痒，不问民生疾苦，乐天安命，听其自然，这社会将成为何种社会！

何宗思的《旷达经——增广醒世语》以旷达为主旨，以“忧患——逍遥”为线索，以优美为尺度，集贤哲之名言，醒世持世，字字哲理禅机；撷经史之菁华，韵谐金石，句句沁人心脾；铺天地之灵秀，语带烟霞，篇篇诗情画意。读之可以清心，诵之可以提神，悟之则心旷神怡。

当然，先人的思想也有历史的局限性，对此，我们不应过多地挑剔，而应更多地去寻找对我们现代人

有启迪的东西。我想，读者阅读此书后若能有所感悟而逐步做到既能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不慕名利，随缘自适；又能宽以待人，忘怀自我，普施爱心，知足常乐，则也许真能少些无谓的烦恼，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精神上的逍遥。

在当今世界，我们在看到科技发达、物质繁荣的同时，也深切感受到弥漫在各个角落的物欲横流、腐败严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泛滥，人格扭曲、精神沦丧等现象。故有识之士呼吁重返精神家园，或者重建精神文明。但我们寻求精神家园的出发点，不应是机械地返回到旧有的价值观念体系，而要基于社会生活的现状和人们实际的思想境界，力求在“外化”中保持“内不化”，保守精神家园不被物质和贪欲继续鲸吞或蚕食，从而保持自己精神的自由与活力。

世界充满矛盾和纷争，人生道路满是荆棘和沟坎。正视人生痛苦，承受人生痛苦，是迈向人生的第二步。人生不仅注定要在无尽的大痛苦、大烦恼中创造自己的未来，而且应胸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志，排除痛苦与烦恼，挣脱名缰利锁，直面人生，顽强不息地奋斗，以求服务于国家，奉献于人类，如此才有可能创造完美的人生！

1996年4月5日于晓夜斋

序二：旷达与超越

旷达一般指人心胸开阔、想得开，但细加分析，它却兼有智慧和德性的双重含义。作为一种生活的智慧，旷达启示人们切勿陷于对某种世俗事务、人情物理的固执之中。因为在人生的历程中，有些事情本不值得为之执著，而又有些问题却非人力所能解决，当此时节，人自应采取或超脱或回避的方式对待之。作为一种人生的德性，旷达指的是高人逸士所具有的那种陶然忘我、天人合一的心灵境界。人生难得旷达，除了固陋狭隘者之外，还有知识者的不旷达。古有阴阳家，虽有天文历法知识，但多讥祥，多畏忌；今也有学者，迷信现有的某些不成熟的“科学”，否定一切情感与经验，也陷于多忌讳之中，有书称《生活六百忌》即此类显例。

旷达的基础是一种超越精神，只有明大道、通物理、与宇宙大化同流变的知几得道者才能够不拘拘于一隅、一偏之得失。从中国思想史上看，历代哲人都

有关于超越的洞见，大致可分为非现实超越和现实超越两大类。释、道两家主张非现实的超越，释家非人伦、求出家，而道家的庄子更提出人要无功、无名、无己，从而达到绝对自由的逍遥境界。和释、道不同，儒家学派主张在现实之中超越，即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他们认为超越并非一定要避人、避世，大道就在日常的人伦日用之中，真切地践履作为人的本分之责达到反身而诚，这自然也就是极高明的超越境界了。

就我个人的观点说，作为个体感性生命存在的人都是处于人类共同的生活世界之中的，不管是旷达还是超越，都是以生活世界这个舞台为背景的。作为一个人是不能没有旷达心胸的，否则的话就会成为数米而饮、析柴而爨的俗子了。但我亦认为，只有那些生活世界中的奋斗者才有资格谈旷达，也只有他们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旷达。孔夫子一生为恢复周礼、再现三代之制“知其不可而为之”，但他也羡慕“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理想生活，这方才是真正的旷达。诗仙李白云：“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但我们可以断言，李白的伟大是因为他写出了那些熔铸生活真情而又飘逸不群的诗句，而绝不会因为他是一个酒徒、浪子。

宗思同学从我游学数载，对道家哲学和佛学颇有心得，今采摘历代有关旷达思想的诗词、格言集为一

則該已善哉，既悲：三

1996 年 4 月 29 日

平國書

新著问世下，出百卷外更影人个林因，生于我妻，做
。否然说对皆

序三：悲观、执著与超脱

1998年4月

周国平

—

人的一生，思绪万千。然而，真正让人想一辈子，有时想得惊心动魄，有时不去想仍然牵肠挂肚，这样的问题并不多。透底说，人一辈子只想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一视同仁无可回避地摆在每个人面前，令人困惑得足以想一辈子也未必想清楚。

回想起来，许多年里纠缠着也连缀着我的思绪的动机始终未变，它催促我阅读和思考，激励我奋斗和追求，又规劝我及时撤退，甘于淡泊。倘要用文字表达这个时隐时显的动机，便是一个极简单的命题：只有一个人生。

如果人能永远活着或者活无数次，人生问题的景观就会彻底改变，甚至根本不会有人生问题存在了。人生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前提是生命的一次性和短暂性。不过，从只有一个人生这个前提，不同的人，不，

同一个人可以引出不同的结论。也许，困惑正在于这些彼此矛盾的结论似乎都有道理；也许，智慧也正在于使这些彼此矛盾的结论达成辩证的和解。

二

无论是谁，当他初次意识到只有一个人生这个令人伤心的事实时，必定会产生一种幻灭感。生命的诱惑刚刚在地平线上出现，却一眼看到了它的尽头。一个人生太少了！心中涌动着如许欲望和梦幻，一个人生怎么够用？为什么历史上有好多帝国和王朝，宇宙间有无数星辰，而我却只有一个人生？在帝国兴衰、王朝更迭的历史长河中，在星辰的运转中，我的这个小小人生岂非等于零？它确实等于零，一旦结束，便不留一丝踪影，与从未存在过有何区别？

捷克作家昆德拉笔下的一个主人公常常重复一句德国谚语，大意是：“只活一次等于未尝活过。”这句谚语非常简练地把只有一个人生与人生虚无画了等号。

近读金圣叹批《西厢记》，这位独特的评论家极其生动地描述了人生短暂使他感到的无可奈何的绝望。他在序言中写道：自古迄今，“几万万年月皆如水逝、云卷、风驰、电掣，无不尽去，而至于今年今月而暂有我。此暂有之我，又未尝不水逝、云卷、风驰、电掣而疾去也。”他也会想有作为，但这所作所为同样会

水逝、云卷、风驰、电掣而尽去，于是他不想有作为了，只想消遣，批《西厢记》即是一消遣法。可是，“我诚无所欲为，则又何不疾作水逝、云卷、风驰、电掣，顷刻尽去？”想到这里，连消遣的心思也没了，真是万般无奈。

古往今来，诗哲们关于人生虚无的喟叹不绝于耳，无须在此多举。悲观主义的集大成当然要数佛教，归结为一个“空”字。佛教的三项基本原则（三法印）无非是要我们由人生的短促（“诸行无常”），看破人生的空幻（“诸法无我”），从而自觉地放弃人生（“涅槃寂静”）。

三

人要悲观实在很容易，但要彻底悲观却也并不容易，只要看看佛教徒中难得有人生前涅槃，便足可证明。但凡不是悲观到马上自杀，求生的本能自会找出种种理由来和悲观抗衡。事实上，从只有一个人生的前提，既可推论出人生了无价值，也可推论出人生弥足珍贵。物以稀为贵，我们在世上最觉稀少、最嫌不够的东西便是这迟早要结束的生命。这唯一的一个人生是我们的全部所有，失去它我们便失去了一切，我们岂能不爱它，不执著于它呢？

诚然，和历史、宇宙相比，一个人的生命似乎等于零。但是，雪莱说得好：“同人生相比，帝国兴衰、

王朝更迭何足挂齿！同人生相比，日月星辰的运转与归宿又算得了什么！”面对无边无际的人生之爱，那把人生对照得极其渺小的无限时空，反倒退避三舍，不足为虑了。人生就是一个人的疆界，最要紧的是负起自己的责任，管好这个疆界，而不是越过它无谓地悲叹天地之悠悠。

古往今来，尽管人生虚无的悲论如缕不绝，可是劝人执著人生爱惜光阴的教诲更是谆谆在耳。两相比较，执著当然比悲观明智得多。悲观主义是一条绝路，冥思苦想人生的虚无，想一辈子也还是那么一回事，绝不会有柳暗花明的一天，反而窒息了生命的乐趣。不如把这个虚无放到括号里，集中精力做好人生的正面文章。既然只有一个人生，世人心目中值得向往的东西，无论成功还是幸福，今生得不到，就永无得到的希望了，何不以紧迫的心情和执著的努力，把这一切追求到手再说？

四

可是，一味执著也和一味悲观一样，同智慧相去甚远。悲观的危险是对人生持厌弃的态度，执著的危险则是对人生持占有的态度。

所谓对人生持占有的态度，倒未必专指那种唯利是图、贪得无厌的行径。弗罗姆在《占有或存在》一书中具体入微地剖析了占有的人生态度，它体现在学

习、阅读、交谈、回忆、信仰、爱情等一切日常生活经验中。据我的理解，凡是过于看重人生的成败、荣辱、福祸、得失，视成功和幸福为人生第一要义和至高目标者，即可归入此列。因为这样做，实质上就是把人生看成了一种占有物，必欲向之获取最大效益而后快。

但人生是占有不了的。毋宁说，它是侥幸落到我们手上的一件暂时的礼物，我们迟早要把它交还。我们宁愿怀着从容闲适的心情玩味它，而不要让过分急切的追求和得失之患占有了我们，使我们不再有玩味的心情。在人生中还有比成功和幸福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凌驾于一切成败福祸之上的豁达胸怀。在终极的意义上，人世间的成功和失败，幸福和灾难，都只是过眼烟云，彼此并无实质的区别。当我们这样想时，我们和我们的身外遭遇保持了一个距离，反而和我们的真实人生贴得更紧了，这真实人生就是一种既包容又超越身外遭遇的丰富的人生阅历和体验。

我们不妨眷恋生命，执著人生，但同时也要像蒙田说的那样，收拾好行装，随时准备和人生告别。入世再深，也不忘它的限度。这样一种执著有悲观垫底，就不会走向贪婪。有悲观垫底的执著，实际上是一种超脱。

五

我相信一切深刻的灵魂都蕴藏着悲观。换句话